

文明交流互鉴视阈下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杨玉洁 万伦来

摘要：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与他者文明不断交流互鉴的现代文明，它具有坚持胸怀天下的目标追求，多元融合、开放包容的内在特质与超越西方现代文明的文明形态。文明交流互鉴视阈下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传承了中国传统文化“和合”理念，书写了马克思“跨越卡夫丁峡谷”文明构想，赓续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百年实践进程，是破解人类文明现代性危机的内在要求。面对当今世界文明冲突频发，立足人类文明发展，持续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主要包括建设中国式现代化推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践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夯实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基础、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实现等战略，为人类社会走向命运与共的文明正道作出中国更大的贡献。

关键词：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文明交流互鉴；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图分类号：D61;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706 (2024) 06-044-07

习近平主席在向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致贺信中强调，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为中希两国和世界各国搭建了文明交流互鉴的新平台，中国注重从不同文明中寻求智慧、汲取营养，愿同各方一道，共同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1]。习近平总书记以大国领袖的使命担当与全球视野，促进世界不同文明交流互鉴，架起国家间彼此理解与互通之桥，不仅为科学回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人类文明向何处去”提供了理论指引，也彰显了中华文明充分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为我所用的包容开放胸怀。诚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2]。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为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以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品质铸就了独特的开放与发展的现代文明格局，

为当今世界此起彼伏的文明博弈与冲突贡献出面向未来的新的文化优存方略。

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核心意涵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贯通历史、现实和未来，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世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新翻杨柳枝”，是中华文明的现代呈现。在源出意义上，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理应传承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除此之外，文明交流互鉴视阈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还应具有坚持胸怀天下的目标追求，多元融合、开放包容的内在特质以及超越西方现代文明的文明形态。

（一）目标追求：坚持胸怀天下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以中国式现代化为基础的现代文明。中国式现代化的奋斗征程，就是一部超越“民族性”的现代化奋斗史。鸦片战争以来，近

代中国被迫卷入西方现代化浪潮到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一百年，是中华民族追随世界历史，开启中国现代化的路径探索的过程；新中国成立至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百年，是中华民族融入世界、塑造世界、引领世界的过程。因此，在其一定意义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历程就是一部从“民族性”上升到“世界性”的发展史，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自然也超越了民族国家视阈，具有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天下胸怀。

“坚持胸怀天下”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之一，同样体现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基本内涵中。坚持胸怀天下，是“两个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将传统天下观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相贯通，并身体力行，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产物。传统天下观认为“天下无外”，以“同一片天”为准则，为我们超越民族国家思维方式，“以整个世界作为思考单位去分析问题”^[3]提供了原初性思考。在日益全球化的世界里，人类已“成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4]。唯有选择和谐共处、共同努力，方能实现人类长远发展。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以传统天下观为原初动力，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愿景，彰显了改变和引领世界的气度、胸襟和抱负。可以预见，作为一种崭新的具有成长性的文化形态，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面向人类共同福祉，坚持胸怀天下，必将作为世界多元文明格局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解决加速演变的世界性问题提供思路 and 办法。

（二）内在特质：多元融合、开放包容

中国以源远流长的“大一统”思想形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特质，“大一统”思想造就了

中华文明内在的“内敛性”，即守中致和、中正仁和。由此，中华民族在处理与世界的关系时显示出博大的胸怀。纵观中国历史，“大一统”盛世即便处于军事和综合实力的优势地位，也绝少主动挑起过大规模对外战争。在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时，中华民族始终以“礼”的制度、“道义”的话语权、“王道”的理念，坚守中华文明的基本价值，为实现人类多元文明协调发展作出应有的努力。

从历史深处走来的新中国，肩负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荣使命，也深受不同历史时期文化积淀的影响。历史上，中华民族是以汉族为主体、融合其他多个不同族群形成了“多元一体”格局。这种格局不仅允许各种不同族群的并存、融合，而且允许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等宗教与中国道教和谐并存，生动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开放包容性。可以说，正是中华文明容许多元发展的包容性成就了一个具有张力和活力的中华民族，助推其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有中断的文明体。也正是这种多元融合、开放包容的中华文明，经过几千年积淀后形成的深厚底蕴，构成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思想来源。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秉承和合共生的姿态，汲取人类一切优秀成果，成功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生成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实现了“对中华传统文明形态、资本主义文明形态以及对传统社会主义文明形态的扬弃”^[5]。从“道”到“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不同层面已经传导至世界，并彰显出巨大的世界历史意义。可以说，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以开放包容的内在特质，一定意义上已解构了人类文明实践中“中心—边缘”文明格局。在理念上、话语上，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必将成为与西方“两极相联”^①中的“一极”，推动人类文明形态朝着多元化、高阶化方向发展，也深刻诠释

① 历史走向世界历史，世界普遍交往迅速发展，落后的东方与西欧发达国家之间愈益相互依赖。马克思、恩格斯形象地运用“两极相联”（即代表世界体系的中心欧洲为一极，代表孤立、封闭的旧中国为另外一极）生动地阐释了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之间的相互联系。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资本的全球化扩张将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东方文明纳入到资本的“文明”进程之中，传统中国体系将被挤垮，这是西方一极对于中国带来的冲击。反过来，中国的变革也会推动欧洲革命向前发展，中国市场的动荡与发展也会引起欧洲资本主义普遍危机的爆发、或是资本主义市场的稳定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阐发的世界格局中“两极”的相互依存与相互推动，深刻说明了东西方文明交流互融必将对世界现代文明进步产生深远影响并作出卓越贡献。

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伟大政治愿景。

（三）文明形态：超越西方现代文明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诞生于世界文明的历史进程中，既立足中国，亦关照世界。回望历史，中华民族孕育出来的东方智慧（如儒家礼俗及其独特的东方社会体制）曾为欧洲黑暗的中世纪反对神圣权威、开启科学与理性之风提供了思想武器，印证了东学西渐的历史。有学者提出，欧洲发展的每个重要转折点，很大程度上都是通过吸收东方发明（如思想、技术和制度等）而完成的^[6]。可以说，西方现代文明的生成离不开中华文明的刺激与反哺。然而，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后，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西方现代化道路催生了以自由市场、技术理性、资本增殖为核心的西方现代文明迅速在全球范围内蔓延开来，一切文化都被打上了现代性的烙印，现代性文明直接体现为西方主导制定的定于一尊的所谓“全球”标准。正如当代美国著名学者诺格尔（D.K.Naugle）指出“他们把自己确立为世界公认的立法者”^[7]。而以“资本”为中心的西方现代文明范式在世界范围内被强制输出，“现代化=西方化”成为禁锢后发国家自主步入现代化的路径障碍。由此，现代性价值观念深陷危机，由文明冲突导致的全球不稳定、不安全、不确定性风险日益加剧。

与“全球标准”相异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一种不同于西方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历史文化、价值观念的现代文明。它超越了西方封闭狭隘的单一现代文明认知范式，有力回击了“现代文明=西方文明”的狭隘视点。它以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为基础，以主张团结精神和共赢思维为理念，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呈现出人类文明未来进路的中国思想之光。这一崭新的文明认识视角，成为科学回答“人类文明向何处去”的关键之钥，开辟了人类走向“真正的普遍的文明”的现实路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以“人民主体性”为立场，秉持人类对幸福美好生活的共同价值追求，克服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现代国家对与己不同的文明“千方百计去改造、去同化，甚至企图以自己的文明取而代之”^[8]的偏执与扭曲。诚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让中华文化同各国人民创造的多彩文化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精神指引”^[9]。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向世界传递中国价值，尊重和承认人类社会文化多元，努力推动人类文明走向更加合理与正义的实践变革。

二、文明交流互鉴视域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构建逻辑

世界文明何以多元发展？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何以为纷繁万象的全球带来稳定性与确定性？理论、历史、现实合力重塑，揭示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和合”理念、书写马克思“跨越卡夫丁峡谷”文明构想，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破解人类文明现代性危机的题中之义和必然要求。

（一）理论逻辑：“和合”理念与“跨越卡夫丁峡谷”文明构想的时代命题

文明交流互鉴视域下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有其深厚的传统文化渊源。“和合”理念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代表性元素，与坚持和平共存理念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内在融通的“同类项”。“和合”理念最早见于《国语·新郑》中“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倡导不同元素之间互相配合达到一种协同并进的平衡状态。儒家认为“和而不同”，道家提倡“天人合一”，均体现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和合”文明思维。“和合”文明思维内蕴中国古典辩证法的辩证智慧，最初源头来自《周易》中的阴阳辩证，所谓“一阴一阳谓之道”，体现了事物之间存在包含、互补、共生关系。这构成了中国人理解与认同西欧语境下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重要媒介。新的历史起点，我们需要用马克思主义唤醒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文化基因，赋予其现代化的灵魂，将传统的中国古典辩证法思想提升到唯物主义辩证法高度；提升“和合”理念，在国际关系中提倡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的处世之道，强调“共建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形成促进人类文明正向前进的新文明观提供价值基础。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正是这种新文明的重塑之路，是在中国大地上书写的马克思“跨越卡夫丁

峡谷”的文明方案^[10]。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特定语境中，现代文明通常意指资本主义文明或生产力文明。对于东方现代文明的探索，马克思曾提出“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文明构想，强调可以吸收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11]，为实现“跨越”做准备，且不需要“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12]。客观上，具有工业化和市场化特征的资本主义现代文明促进了生产力的突飞猛进，创造了巨大的文明成果。东方现代文明的产生自然离不开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催生。因此，必须吸纳与吸收西方先进发达的技术文明，同时摒弃西方资产阶级这个通过“技术文明”发展的“早产儿”精神文明严重不足的弊端。这种新文明扎根中华大地，秉持开放包容的发展理念，容纳西方工业文明，尊重不同文化的进步因素。在这种理念指引下，中国式现代化从根本上克服了资本主义现代化协调发展动力缺失的内生缺陷，呈现出“社会协调均衡发展、世界共建共享发展”的发展特征，开创了人类社会现代化新的理论范式。在这种新理论范式下，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实践迫切要求新的现代文明指引，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应运而生。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既具有博采众长的人类文明普遍性，又展现出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优越性，兼具共性与个性特点，是一种具有包容性的新形态文明；植根于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文明血脉中，凝聚了中国传统文明的深厚底蕴，又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体现了中西方文明理论融通的典范性意义。

（二）历史逻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百年实践进程的历史赓续

近代中国，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文明亟需推翻“三座大山”带来的深重灾难和百年耻辱，呼唤新的文明复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近代中国最危急的时刻，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激活了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创造的伟大文明，使中华文明再次迸发出强大精神力量。”^[13]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面对国内社会主义建设经

验不足、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遏制和孤立，学习和借鉴“苏联模式”成为我们的必然选择。然而，随着社会主义改造逐步完成，“苏联模式”逐渐暴露出错误与不足。对此，毛泽东提出“任何外国的经验，只能作参考，不能当作教条。一定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本国的具体情况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14]。由此迈出了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一步。

改革开放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在对世界文明格局与国际政治局势科学判断的基础上，果断地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历史，明确地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开启了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进入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之路，为当时积弱积贫的中国走向民族复兴寻找到一条人间正道。正如邓小平所说：“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15]通过吸收和借鉴人类一切文明成果，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这种全方位的创新与实践深刻阐发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来自几千年中华文明的包容性，是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民族独特的历史命运、文化传统、基本国情与时代特征紧密结合，形成一种无形的文化联结，创造性地书写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不渝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伟大实践充分证明了中国道路的生机与活力。中国共产党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以卓越的历史成就向世界深刻昭示，中国“过去没有因为‘中国崩溃论’而崩溃，现在也不会因为‘中国见顶论’而见顶”^[16]。中华民族正逐步实现“富起来”并踏上“强起来”的历史征程。经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的社会主义文明形态就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它是中国共产党找准了“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的契合点，造就的一个有

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它让马克思主义浸润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话语体系中,打开了“马、中、西”理论资源互通互融之道,实现了“魂脉”“根脉”契合贯通、“传统”“现代”有机衔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通过中西贯通、古今会通、内外融通孕育出共生互鉴文明。这种独特的开放性解构和重构了现代性,彰显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也必将铸就更加开放的未来之中国。

(三) 现实逻辑: 破解人类文明现代性危机的必然要求

新时代新征程, 中国以强劲的经济发动机, 超大规模的经济体量, 最高程度的政治凝聚力和安全稳定屹立于世界文明之林。然而, 一直以来, 西方标榜以资本增殖为动力、以自由个体主义为中心、以利益集团和多党竞争为特征、以“普世主义”文明形式, 辅之于数百年现代化的积累作为支撑和例证, 形成了“全球化=西方化、现代化=西方化”的现代文明经典定式, 对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构成了深刻的冲击与挑战。要破解这一问题, 我们必须秉承“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世界胸怀, 在与资本主义的文明交流互鉴中, 在对中华文明的承继中构建文明新形态, 彻底改变现代文明的西方单一叙事。

一方面, 在西方现代文明进程中, 工具理性与资本逻辑已渗入社会生活各个角落, “物的依赖性”已嵌入西方文明肌理。在这个由资本形塑的世界历史中, 个体利益与共同利益矛盾越发突出、共同精神逐渐消逝, 社会分化愈益严重、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局部纷争日趋频发, 西方现代文明带来的是“迷心逐物”的现代病。中国共产党人反思西方工具理性中“掌控”的文化逻辑, 超越“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17]的殖民逻辑, 推动建构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新文明来重释现代文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尊重不同文明国家间彼此历史、制度与发展模式, 强调求同存异, 共生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生动展现了以世界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凝聚国际社会合作共识、破解人类文明现代性危机的生动图景。另一方面, 中华民族现代文

明是对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辩证否定。它以五大文明“五位一体”和谐发展, 超越了物质主义膨胀、人与自然相对立、两极分化严重的“资本文明之殇”, 开创了一条以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目标, 逐渐走向共同富裕、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新型文明形态。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以中国式现代化为实践基础, 打破了美式自由市场模式无往不胜的“神话”, 创造性书写了融通中外的中国发展叙事。比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在不同于资本主义制度与文明类型中开启了一条超越资本逻辑, 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可行性方案。中国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有效激发了资本的“文明”作用, 又突破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物化逻辑。诚如有学者指出, “由于它积极地扬弃现代资本主义文明, 所以它能够在占有这一文明之成果的同时, 使得自身从资本逻辑中解放出来”^[18]。

三、文明交流互鉴视域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战略擘画

实践证明,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以开放包容的心态, 创造性重塑与赓续了全球化背景下中华民族的文化理念。新时代、新变化、新格局, 我们要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和担当, 以充分的文化自信和海纳百川的博大文化胸怀, 勇担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为世界和平稳定注入正能量。

(一) 建设中国式现代化, 推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践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中国式现代化“既基于自身国情、又借鉴各国经验, 既传承历史文化、又融合现代文明”^[19]。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 也具有中国特色。现代化肇始于西方, 以工业化和城市化为基本特征。在资本扩张推动下, 西方国家通过侵略、劫掠、殖民、奴役、战争等暴力手段, 使得其他弱小国家和地区被强行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 以最大限度的榨取其剩余价值。在这种背景下, 中国式现代化被迫在世界“大历史”运动进程中发生、发展、形成。中国共产党以一种打通地域差异的姿态面对全人类所创造的思想和文化资源, 自觉从其他文明的智慧中获得启示、汲取营养, 带领中国人

民在现代化过程中实现了“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目标。中国式现代化是在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中继承和发展起来的。中华文明历来反对“霸道”主张“王道”，从不靠穷兵黩武和对外扩张来形成“天下”中心地位，靠的是讲信修睦、睦邻友好、唇齿相依、守望相助的文化感召力吸引力^[20]。钱穆说：“中国历史乃由道德精神所形成，中国文化亦然。”^[21]这为纠偏物质主义极度膨胀、对外扩张掠夺的西方现代化老路提供了可能。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是一条具有创新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中国式现代化将“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贯穿到现代化建设的各个领域，努力实现全体人民物质富足和精神富有相统一；与此同时以自身发展促进世界发展，致力于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与世界现代化同频共振，增进世界人民的共同福祉。中国式现代化没有遵照“模板”“套路”，而是在分析、鉴别、学习、超越历史上已有现代化理论的基础上形成的既有民族性又有世界性的现代化“中国样态”，不仅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而且推动了文明交流互鉴视阈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践行。

（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夯实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基础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人类文明发展新挑战，中国共产党秉持大党格局，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为宗旨，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原创性理念，用实际行动书写了“中国之于世界”的意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文明交流互鉴视阈下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实践基础具有同构性、一致性，旨在推动人类文明的繁荣与发展^[22]。一方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了突出和平性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形成。它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以文明交流互鉴弱化以权利争夺为目的的大国竞争态势，打破了西方二元对立文明观，有望实现国际秩序和平变革，推进世界文明价值观重生与转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必须立足和平发展的现代化叙事逻辑，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动实践中推动自身发展。另一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聚焦

全人类共同利益，夯实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基础。在内蕴包容和借鉴他者文明和异质文化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基础上实现世界各国共同利益和全人类整体价值，这加速了世界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同。人类命运共同体超越民族、地域、文化、发展程度等差异和冲突，通过寻求各方主体的文明汇合点和利益契合点，勾勒出一个相互尊重、合作对话、互信包容、和平发展的人类美好愿景，确证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引领人类文明迈向命运与共的人间正道。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中，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逐步具象化为搭建以发展中国家、区域性大国和组织为合作平台的“和平公共产品”，包括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金砖国家、三大全球倡议等。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中谱写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新篇章，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社会进步中的大党独有作用，为解决人类未来问题探索面向未来的文化样态。

（三）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实现

在雅思贝尔斯界定的轴心时代，中国先秦文明开启了世界东方文明的源头，此时与西方文明之源——古希腊文明双峰并峙，闪耀着世界轴心文明的光芒。然而近代以来，中华文明蒙受了西方现代文明的空前挑战与强力冲击，国家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文明现代文明进入了滞后发展阶段。但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中华文明在吸收人类现代文明的基础上迎来了重建与新生，迎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文明的历史性“蝶变”。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经过伟大奋斗，走出了一条不同于“累累罪恶”的西方文明老路，开辟了中华文明发展新境界，促成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性出场。这种新形态的文明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解构了西方文明话语霸权，打破了现代文明的“路径依赖”。多年来，西方国家以现代文明之义恣意评判非西方国家文明，并干预、控制后发国家的现代文明进程，并企图以文化殖民的形式谋求人类文明同一化，干扰人类多元文明的平等交流互鉴。正因为此，当今世界不同文明碰撞、冲突频发，世界

和平与发展受到严重挑战。人类文明新形态重视不同文明的交流传播和互学互鉴,摒弃了西方宣称的单一现代文明的傲慢,促使后发国家摆脱西方发达国家的思想束缚,有助于后发国家自主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现代文明进程。

“开放包容始终是文明发展的活力来源,也是文化自信的显著标志”^[23]。人类文明新形态以兼容并蓄、博采众长为特征,积极汲取“他者”文明的合理成分为我所用;同时,这种新形态的文明以包容“他者文化”的自信与智慧,合理借鉴外来文明精华为自身提供不断的滋养,并随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推进而不断革新与进步。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在多样文明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由全人类共享、符合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大格局文明,是一种“达到人类文明新高度”的文明形态。它不是文明发展的最终形态,而是一种处于成长和发展过程中的文明阶段。这不仅映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的璀璨光芒,而且推进了世界文明价值观的重生与转型,为实现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路径选择。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向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致贺信[N].人民日报,2024-11-08.
- [2][23]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J].求是,2023,(17).
- [3] 赵汀阳.天下的当代性:世界秩序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2.
- [4] 把握时代大势 共促世界繁荣——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书面演讲[N].人民日报,2024-11-17.
- [5] 洪光东.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出场逻辑、理论超越与本质要义[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6).
- [6] [英]约翰·霍布森: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M].孙建党,译.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5.
- [7] [美]诺格尔.世界观的历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2.
- [8] 习近平.习近平外交演讲集第一卷[M].北

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191.

- [9] 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16.
- [10] 段菲菲,车玉玲: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文明论内涵及其当代启示[J].求是学刊,2022,(6).
- [1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75.
-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143.
- [13] 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11.
- [14] 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33.
- [15]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3.
- [16] 习近平会见美国工商界和战略学术界代表[N].人民日报,2024-03-28.
- [1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05.
- [18] 吴晓明.论中国学术的自我主张[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53.
- [19] 习近平.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5.
- [20] 戴木才.论世界现代化运动的复杂性[J].马克思主义研究,2024,(7).
- [21] 钱穆.中国历史精神[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121.
- [22] 项久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根源、价值根柢与实践根基[J].马克思主义研究,2024,(6).

作者:杨玉洁,合肥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万伦来,合肥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导

责任编辑:钟晓媚